编辑手记

不管是职业使然，还是天性使然，对好句子总怀有一股痴情。

比如这句，“尖刻的诗人斗不过幼稚的坏蛋。”像格言警句。

还有这句，“打劫‘囤货’族的抢劫犯们，你们伤不起。”忍俊不禁要和一句，伤不起呀伤不起。

最好是充满想象力的句子，“等天黑了，就找一处葡萄架躲进去，静静地听牛郎和织女说悄悄话。”听到了，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，听不到，不失天真的痴顽。

好的句子，要有一种神韵只可意会，难以言传。却又是天成，没有雕琢之感。

微博风靡好久了，可我一直没粉那些著名的微博达人，最近粉了一个孩子，他叫喜禾，患有自闭症，他爸爸用微博记录他的生活，“有时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我以为他正在凝视某个方向，实际上，他正在观察空气中我们看不见的尘埃……儿子，你看尘埃的时候我看不见你。”

其实，喜禾的爸爸不用那么悲观。每个孩子之于父母，可能都是“星星的孩子”，每个父母都想去他的星球看看。和自闭症无关，和爱有关。

这不，楚儿的妈妈也烦恼着，“问多了怕你们烦，不问，心里又慌。”

只是，联通两个星球的到底是什么？

读史使人明智，读诗使人灵秀，数学使人周密，科学使人深刻，理论使人庄重，逻辑修辞使人善变，凡有所学，皆成性格。培根这句话说得真好。海燕把它升华了。

“一个人的寿命决定了人生的长度，一个人的经历与活动范围决定了人生的宽度，一个人对现实之外世界的感悟与欣赏能力，决定了人生的厚度。这三者相乘，就得到了人生的容积。”

这算是一种创新的比喻吧。聪明的为文之人，知道尽量在文字中不使用习惯了的比喻，陈旧的比喻丝毫不会产生新鲜的生动，而创新的比喻则大为不同。无论如何，一个创新的比喻，在于发现比喻和被比喻之间的一种奇妙的关系。

海燕做过记者，做过编辑，做着记者站站长，但在我眼里，她始终都像个好学生，好学的学生。这一次，她学会改变人生的容积率，一是善忘，二是善感。不妨试一下：

如果我们忘了烦躁、困惑、易怒、不安、痴迷、沉溺、猜忌、生气、消沉、神经质、偏执。

如果我们记得善良、愉悦、清新、干净、温馨、依恋、爱慕、热烈、温存、甜蜜、天真……一周七天，每天都相信美好的存在。

我们的人生是不是就可以像蓝天一样清澈，像碧波一样荡漾？

海天闲话

人生的容积

□ 李海燕

“来，让我们谈谈人生！”这句话一度曾是用来揶揄无聊的文学青年的切口。谁让当年的文学青年自己不争气呢，读了两本风花雪月的书就想充情圣，用这样无趣的借口搭讪美女。文科生谈人生，不知怎地，总让人觉得是百无一用只尚清谈。理科生偶尔也谈人生，但有趣得多。比如我的一位女友，学化学出身，做实验练出的好手段除了助她做一手好西点，剩下的尚可用来帮我调侃人生。因为拙于应对、不善与人打交道，一些事情难免要比旁人多费许多笨功夫，心下时常自卑、自责，女友总能适时指出，你不过性状稳定，不易与人化合。你知道黄金为什么是贵金属吗？就因为它不与其他物质化合。千穿万穿马屁不穿，一听说自己居然还有贵金属的优点，于是立刻觉得这化学人生还是很有意思的。

因为女友的缘故，我也颇留心了一点化学人生。比如金属“镓”与铝长得极似，但镓的溶点低得多，29℃就熔化了。如果用镓做一把咖啡勺，请女友喝恰到好处的65℃浓咖啡，看着她因为咖啡勺熔掉而张大了嘴巴，然后顺便告诉她，镓与铝虽然长得像，却完全有不同的命运，所以以貌取任何东西都是不对的。还有，好汉莫提当年勇，铝刚刚被提炼出来的时候，极其珍贵，只有皇室才拥有铝制品。皇帝为了专美，甚至杀掉了发现铝的科学家。如果皇帝陛下知道将来有一天这世界会充斥着铝及铝合金制品，会做何感想？想来，这样的故事，一定比与她谈人生叫她印象深刻。

可是，人生哪里经得起这样谈来谈去呢，不知多少人这样叹息过呢：怎么才一下子，就半辈子了呢？

如果人生不可以用来谈？那么可以用来做什么？又有学物理的朋友告诉我，人生是用来计算的。

她这样劝她因为辛苦不想再学钢琴的小外甥女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，但每个人人生的容积是不一样的。一个人的寿命决定了人生的长度，一个人的经历与活动范围决定了人生的宽度，一个人对现实之外世界的感悟与欣赏能力，决定了人生的厚度。这三者相乘，就得到了人生的容积。你看，你学钢琴，就掌握了音乐语言，可以鉴别音乐世界的美丑、领悟到音乐世界创造出来的喜怒哀乐，与不懂音乐的人相比，你人生的容积就远远超过他了，你是一个比他更丰富的人了。同样，其他的艺术欣赏与训练，都可以丰富你的人生，提高你人生的容积，但没有一样收获不需要付出代价。

忘了追问这样的计算是否让小朋友继续艰苦地练琴，但我真欣赏这样别致的计算人生方法。见过太多的计算，只有斤斤计较罢了，只能称作算计，根本称不上有质量的计算。就人生而言，算计太戚戚于得失了，计算却是想知道可能会有何样的结果，其间的差别，在天壤之间了。

这样的计算，很容易会让人误以为人生的容积一定是越大越好。其实也未必，如果充满了苦难、伤害、愤怒之类不够美好的东西，再拥有太大的容积，这样的人生该叫人多么不堪重荷？所以我情愿续貂，再来计算计算人生的容积率。

人生的容积够大，最妙在于可以稀释痛苦和不快，设若人生的痛苦是一勺盐，溶于一杯水、溶于一缸水或者溶于一湖水，滋味自不可同日而语。然而一味增加人生的容积，喜悦、惊奇、兴奋诸如此类美妙的感觉是否也会因此稀释？这可真是个难题。

此时，懂得计算和控制人生的容积率，想必有些益处。建筑上的容积率人人都晓得了，太小了开发商没钱赚，太大了住户不舒服，总是维持在一个相对合理、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程度为宜，这个数值，大体是建筑容积率的点。人生的容积率也有这样一个平衡点吗？太低的苍白、太高的纷乱？也许，一个人只有一种人生，各有各的容积率，我并未有机会体会过多种人生，并没有太多的发言权。依常理约略可以知道，也许调节人生的容积并不是件太容易的事，改变长、宽、高中的任何一个数据都是大工程。改变容积率相对容易得多，这就像主妇持家，换屋不易，若添置或扫除些许的家什物件就容易得多。

改变人生的容积率，善忘是法宝之一，及时清空和删除人生的垃圾，容积率下降，幸福感上升；法宝之二是善感，一朵花香、一个微笑都值得珍藏，在不经意间转赠出去，却发现自己并不曾失去，原来它们自动拷贝了。

做有趣的人，做有意义的事，这样的人生，容积和容积率算出来必定都是吉祥数。

同心传译

铁路

□ （德）阿尔特 著 王艺 译

某日，一位左臂夹着个口袋的老人来到了河边小镇。镇上没人认识他，不过大家都在猜测他是个什么人物。其实老人并没有什么天赋异禀之处，他看起来平凡无奇，除了那个口袋。人们注意到，他从来没放下过它，奉之如同珍宝。于是乎焦点集中在了口袋上。每个人都想知道，到底这里面装着什么，一时居然众说纷纭。

终于，当老人在一家小杂货铺买奶酪时，一个好事者按捺不住，问起此事。

“什么口袋？”老人反问道，“这是我的铁路。”

这个令人摸不着头脑的答案满足不了任何人。现在说法之多比往日更甚。又有人试探着去打听，但都被理所当然地告知，这是一条铁路。人们开始为口袋里的内容下赌注，按赔率看里面必然装着一个铁路模型，不过对于模型而言，这个口袋太过平整。人们发现，它看起来不像能装太多东西，但这无妨它成为一个任由想象力驰骋的空间。

在人们正满世界瞎猜的时候，镇上最富有的人去拜访了老人：“老先生，我是这个地区规模最大报纸的拥有者，我的读者格外想了解，您到底在口袋里装了什么。我恳请您告诉我，这里面有什么东西？”

老人惊讶地看了这位出版商一眼，一如既往地答道：“什么口袋？我只是拿着我的铁路而已。”

但出版商并没放弃，并许诺给老人一百马克，如果老人允许他瞅一眼在这所谓的“铁路”里面装着的东西。

“成交。”老人忽然说，“请您付我142.8马克。”

尽管有些不知所以，出版商还是照付了。老人从胳膊下拿出他的口袋，打开，倒出里面的东西，然后把口袋折起收好。

此刻出版商比起刚才更加诧异了，因为他面前躺着的是两团废纸和三块石头——路边随处可见的那种石头。

老人意识到他的困惑，平静而和蔼地解释道：“请您看看吧。我也可以管这口袋叫做‘鲱鱼卷’，或就叫做‘口袋’。不过为何是这个名字，取决于它的意义。您也许能理解，一方面乘火车对我而言很是合适，另一方面我的贫穷不亚于思乡之情。路途遥远，铁路旅程的价格是142.8马克——现在恕不奉陪，我要去赶我的火车了。”

流年碎笔

诗人与坏蛋

□ 仲维柯

一天，同几位文友谈论“作家某某人，自恃才高八斗肆意写文章骂人”的事。也不知是哪根神经牵动，让我一下子想到了30年前，便将那段往事讲给几位文友听。

那年，我6岁，二哥8岁，都未入学，正是村前村后疯跑的野孩子；而我的小叔和大哥已经十三四岁，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了。

小叔和大哥放学后，总是在窗前相互背诵着什么，摇头晃脑地像唱歌。我跟在二哥屁股后面，木然地瞅着他们，像两只憨狗观看西洋景。

后来，在爹那里听到“他们在背诗”——怪不得唾沫星子那么多，原来是“湿”呀，当时我如是想。

小叔、大哥越发“诗”起来，不光背诵书上的，还瞎编。瞎编别的也就罢了，还把我们编进去，臊我们的脸。

你听：两只小手胖嘟嘟，两个膀子黑黢黢，你道那是哪一个？原来是我家那头小肥猪。小嘴巴子尖溜溜，走起路来慢悠悠，你道那是哪一个？原来是我家那只小瘦猴。

你听听，二哥胖我瘦，把二哥写成猪，把我写成猴。我和二哥即便大声喊：你是猪！你是猴！怎比得上他们咿咿呀呀地摇头晃脑呢！

不光写我们的长相，还把我们的“故事”编进去。

那天下午，三奶奶家在村头空地上拾晾晒的地瓜干，二哥和我闲着没事，便跑去帮忙。晚饭时，三奶奶喊我哥俩去她家喝汤——花生仁菠菜汤，挺好喝的——我们各喝了两大碗。夜里，二哥和我都受了凉，拉肚子，一夜跑了两三趟。

第二天，小叔和大哥见了我俩，嬉皮笑脸地掏出了一张纸，又咿咿呀呀地唱上了：假帮忙，真喝汤。晚饭时间东张西望，三奶来喊慌慌张张。到了人家像饿狼一样，两大碗下肚像水缸。夜间起来猛打机关枪，嘟嘟嘟，嘟嘟嘟，打出来的全是菠菜汤。

我们那个臊呀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
我们对小叔和大哥的诗，是又恨又怕，但也有对付他们的办法。

那年冬天，小叔和大哥利用炮弹头（解放军在东山实弹演习后，他们在东山拾的）和钢珠制作了一个铁陀螺。那铁陀螺用一段绳子带动后，能在冰上转好长时间，他们的同学们都羡慕死了。小叔和大哥对铁陀螺视若珍宝，整天放在书包里，唯恐有丝毫闪失。

一天下午，我和二哥趁小叔和大哥在窗前咿咿呀呀背诗当口，从他们书包里偷走了那铁陀螺；又趁他们进屋写作业，把铁陀螺扔到了厨房门前的污水坑里——扔时还挺费事，得先砸开一个冰窟窿，然后放进去，再用棍子往下捣了又捣，生怕被他们发现。

作业写完了，他们高兴地说要玩铁陀螺，可哪里还有铁陀螺的踪影！书包里、床头上、被子里……他们发疯似的寻找，把他们平时去过的地方都找了，没去过的地方也找了，仍一无所获。家里大人们见他俩那样着急上火，也纷纷前来帮忙，可仍不见铁陀螺的影子。

小叔和大哥伤心了好长时间，好长时间没听到他们咿咿呀呀用诗臊我们的脸。我和二哥挺得意，整天乐滋滋的，像得胜的将军。

新年的脚步渐渐近了，小叔和大哥似乎忘记了“铁陀螺”的不幸，咿咿呀呀地又“诗”起来，又编诗臊起我们的脸。他们编我哥俩偷吃酥菜啦、夜里睡觉尿炕啦、不小心摔到茅坑里啦……总之，哪不光彩他们编哪。

我们也不示弱，有了对付他们的新办法。

当年我家经济条件较差，过年时给我们这些孩子们买的鞭炮是有标准的——从小叔到我，每人一小挂鞭炮，放完绝不再给买。新年之前，小叔和大哥总是想方设法骗我们的鞭炮放，自个儿的却不舍得燃一个。等到一个艳阳高照天，他们会把自个儿那挂鞭炮拿出来晒，两人静静地守在一旁，寸步不离。夜间，他们怕鞭炮受潮，索性放在白天暖得热乎乎的棉帽子里。

这天后半夜，窗外很好的月亮，二哥叫醒了我。我们蹑手蹑脚朝小叔和大哥房间走去。月光透过窗子照在他俩窗前的柜子上，两个“火车头”（棉帽子）静静躺在上面，不注意看，还以为两个“尿罐”呢！我俩屏住呼吸，按计划做了，神不知鬼不觉的。

第二天清晨，小叔和大哥那房间里可就热闹了：小叔怪大哥把盛鞭炮的帽子当成尿罐，而大哥反怪小叔把尿撒在自己“火车头”里了；他们闹得不可开交。

讲到这里，我的几位文友乐得前仰后合，连话都说不出。而我没有笑，正告他们道——

文人当以启迪良知为己任，切不可自恃才高八斗肆意讥讽，要知道，世界上最尖刻的诗人也斗不过最幼稚的坏蛋！

非常文青

七 夕

□ 凌可新

小时候喜欢听老人讲故事，牛郎织女的故事自然是其中最受欢迎的一个。到了七夕之夜，是一定要到葡萄架下，或者黄瓜架下去偷偷听人家说悄悄话的。而且所有的喜鹊都要去搭建鹊桥，供他们相会时使用。如果这一天看到了喜鹊，是一定不喜欢它们的。因为它们的偷懒，可能导致鹊桥不够结实，也可能搭建的长度不够，从而影响了人家的见面。就想，别的喜鹊都去了，你为什么不去啊？

所以这一天，我们是非常不愿意看到游手好闲的喜鹊的。

偏偏总是能够看到。

当时如果有办法的话，恐怕是要把不愿意去搭建鹊桥的喜鹊给射下来的。

后来长大了些方才知道，神话只不过是神话而已。喜鹊们就算是愿意去为可怜的牛郎和织女做点事情，它们也无从做起。

被神话迷着头脑的时代，也曾听说天上的一天等于世上的一年。用这条公式折算一下，世上时间他们一年相会一次，那么实际上他们在天上是天天相会的。天天相会，就不那么值得让人同情了。后来自己的孩子到了喜欢神话的年龄，就不给他讲这些了。自然，这一代人也已经不需要用古老的神话营养自己了。

小时候过七夕，是要制作巧果的。因为母亲很早就离开了我们，这一天则由父亲发一盆面，发好了揉搓出来，我和弟弟就自己制作巧果。家里有几种巧果模子，小的是七八种排列起来，大一些的三四种一排，我们把面团扯成小小的块儿，一一按进凹处，弄平，然后翻过来，往面板上一磕，巧果就出来了。记得有莲蓬，有蝉，有树叶，有鱼……种种形状，磕出来的巧果个个都栩栩如生，给人惊喜。然后父亲把它们放到锅里烙好，我们再把它们用线串成一串，悬挂在炕头上能够一眼就看到的地方，想吃的时候拽一个下来。因为舍不得吃，往往到后来巧果们都已经干得像石头了。但即使成了石头，也一样舍不得随便吃的。

那时候家境贫困，面粉珍稀得很。但父亲从来都不会因为这个剥夺我们兄弟的这种快乐。现在想想，父亲是多么地不容易啊……

今年的七夕近了，我一定要回乡下住些日子。回去后，等天黑了，就找一处葡萄架躲进去，静静地听牛郎和织女说悄悄话。

读史札记

辞职“复读”中状元

□ 王离京

宣德八年癸丑科（公元1433年）状元，是河北宁晋人氏曹鼐。这位仁兄，绝对称得上是科举史上的超级牛人。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讲，他是通过辞职“复读”考中状元，并且步步高升、直至位居人臣之首的。这样的人，怕是翻遍史书也很难再找出第二个。

按照明代的政策规定，举人虽说也可候补选官，但却难度极大。而曹鼐却有这样的运气，二十五岁那年，他以举人身份选授代理训导职务。这个位子无足轻重，一个管教育的科级（从八品）小官而已。史书称，曹鼐自幼犷悍豪爽，有燕赵遗风，且胸怀大志。因而，他怎会将这芝麻大点儿且无实权的官职放在眼里，便向上级自荐道：我这么年轻，不足以为人师表，希望上级能给安排个比较艰难复杂一些的岗位施展才干，报效国家。

估计他的上级也不是傻子，怎会听不出他的弦外之音，便“从其愿”把他打发到远离家乡的江西泰和县做了典史。典史只是负责文书出纳事宜的未入流小官，连个股级都算不上。曹鼐弄巧成拙，离乡背井数千里不说，还被降了级，亏大发了。

好在人家曹鼐有志气，没有因此而破罐子破摔。在工作之余，他没有寻欢作乐、玩物丧志，而是有空就抱着本书拼命学习。该县县长大人见他如此特立独行，讥笑他道：看曹典史这么个用功法，难道还想去考个状元不成？曹鼐气定神闲地答：那又怎样，俺还就是想弄个状元当当呢。

有句话讲，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之人的。这话在曹鼐身上应验了。三十岁那年，曹鼐带领一批工匠进京服务，正赶上顺天乡试也就是京师乡试即将举行。他便向上级写出申请，恳请批准自己以“复读生”的身份参加考试。因为曹鼐已被授官，不是现役举人，没有资格去参加会试争取更大的进步了。

没想到，上级领导成人之美，还真就批准了曹鼐的申请。在乡试之中，曹鼐再次中举，获得了参加会试的资格。都考上过举人并参加工作了，再回过头来重新应试中举，可不跟退学复读差不多吗？

在本科会试当中，三十一岁的曹鼐顺利通过，并且在殿试的时候一鸣惊人地摘得状元金牌。殿试结束之后，最高领导宣德皇帝（朱瞻基）一高兴，下令摆酒席招待新科状元、进士们。明代由礼部设宴庆祝进士登科的惯例，即由此而开了先河。

高中状元之后，曹鼐的官运便挡也挡不住了。正统十一年（公元1446年），也就是说在考中状元仅仅十三年之后，曹鼐便成为了朝廷的总理大臣（宰辅）之一。此时，他年仅四十四岁。啥叫飙官？请看曹鼐。

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春风得意的曹鼐刚做了总理大臣三年，就发生了著名的“土木之变”。瓦剌首领也先率军侵犯大明边境，奸臣兼太监王振怂恿正统皇帝朱祁镇御驾亲征。此举遭到了曹鼐等一干大臣的极力反对，但最高领导听信谗言，一意孤行，结果成了敌人的俘虏兼肉票。随同出征的曹鼐也倒了大霉，稀里糊涂地死在了乱军之中，时年只有四十七岁。

两地书·亲子家书

两样我都心疼

□ 傅楚楚 郭爱凤

妈妈：

今天看到网上一篇帖子，总结留学生最常遇到的几大烦恼，第一个是出国以后，关系或亲或疏的朋友同学们都来要求帮忙代买商品，比如雅漾的矿泉喷雾，国内的价格比法国的翻了两倍多，暴利惊人，所以慧每次暑假回国，箱子底都满满铺了十多瓶喷雾，全是帮朋友亲戚们代购的。慕青的家里亲戚众多，回国采买他们指定的礼物是一桩大事，需要提前把银行卡的刷卡额度提到最高，然后专门腾出一天时间去香榭丽舍大街，流连于各大品牌专卖店，提上好几只名牌包出来。有些名品店讲究颇多，限量购买，她还要拖上我们，帮忙多买几个，再用支票还钱。不明就里的人大概会以为我们是香街上常见的国际“倒爷”，专做倒卖名牌包的生意。

我有个同学，很久不联系，前阵突然留言给我：亲爱的，你回国帮我捎一个Lonchamp的包包吧，我要小号的粉色的，没有就拿米白的吧，回来给你欧元。好嘛，您还要求挺多的，这口气好像“巴黎春天”就开在我家楼下似的。

代购的“营生”做得多了，留学生们大多苦不堪言。在蓝带学厨艺的小宝君在微博上抱怨：“我真的不是淘宝商城全球购，我爸妈花钱供我出国是让我读书学真本事，不是给各位代购箱包奶粉香水化妆品的职业卖家，也不是提供各种出国留学中介房屋租赁境内外服务的客服，我就是个火夫，就是个烧菜的，真心放过我好么？”语气让人忍俊不禁，但是的确说出了我们的心声，我们真的不是倒卖商品的小商小贩！

另一个常常遇到的情况，是由于长辈们对国外的不了解，总是问出让我们哭笑不得的问题。我和奶奶通电话，她会问，法国有芹菜吗？有西瓜吗？卖不卖大米？能吃上鱼吗？其实我们去的不是非洲不是朝鲜，我们平时吃的蔬菜水果法国人也都吃。

昨天还有个阿姨打电话问我，孩子要去巴黎，要不要带晒干的香菇和木耳。

如果去的是巴黎，伦敦，或者柏林，都会有无所不在的华人开的大型中国超市。巴黎13区的中超叫“陈氏”，中国特色的香菇、木耳、粉丝、挂面、酱油调料……一应俱全，有多种品牌可选，我还看到了咱们山东出产的葱伴侣面酱。想喝康师傅茉莉花茶，吃旺仔小馒头？五花八门的零食，中国城全都买得到，更别提其它的食材了。但是，如果有些留法的学生去的是偏远小城市，还是要到巴黎采买东西。有个在雷恩读书的朋友，周末坐火车来巴黎的中国城“囤货”，背了几十斤的大包出去，走在路上一个小阿打劫他，猛地拽下他的背包想跑，没想到包太沉，只踉跄地走出几步，朋友一脸鄙夷：“跑啊你，跑快点！”那厮十分泄气，丢下包跑了。打劫“囤货”族的抢劫犯们，你们伤不起。

那天还有个家长对我说，原来法国也能用QQ聊天，用PPTV看电视剧啊！

是啊，我的法国朋友都被我们忽悠上人人网交友了，下一步就是让他们申请一个QQ号了，互联网可是全球连通的啊。

楚儿

楚儿：

自我们通信以来，这是我看信时最轻松可喜的一次。一是因为我未让你代买过什么东西，没有为此事给你增加负担——嘿嘿，就算省了关税，巴黎的名牌也不是我消费得起的，就索性省到底，既不费我的银子，也不费你的辛苦。两样我都心疼。二是因为，我知道巴黎什么都有，不会担心买不到鱼虾菜果，更不担心你会不会做，因为你上小学时我就享用过你的红烧土豆啦。一些妈妈们之所以担心，其实不是不明白连农村都有的东西巴黎怎么会没有？只是怕孩子离开了妈妈的翅膀后会不会找食的母性记挂而已。

你还记得那次几个妈妈的聚会吗？你们几个已出国的和将要出国的女孩子也在场。将要去法国里昂就读的湘儿很大人语气地抱怨她妈妈，在她去西安旅行天黑了尚未回到住处时，妈妈三分钟一个电话，嘱她别打车，不安全，也别徒步，更不安全，只能坐公交。在妈妈长途电话的指挥下，结果她辗转多时，疲累不堪。

其实，比起饮食起居，你们在外面是否安全才是妈妈们最担心的。因为不能时时掌握你们信息，妈妈们心里就会就冒出各种不存在的糟糕境况吓唬自己。这是妈妈们的烦恼：问多了怕你们烦，不问，心里又慌。

记得我当时对湘儿说，你们只需在每天上线QQ时，留句话，让妈妈知道你们安好就可以了。

湘儿忽闪着好看的大眼睛点了点头，不知是对我的礼貌，还是真听进了心里？

妈妈